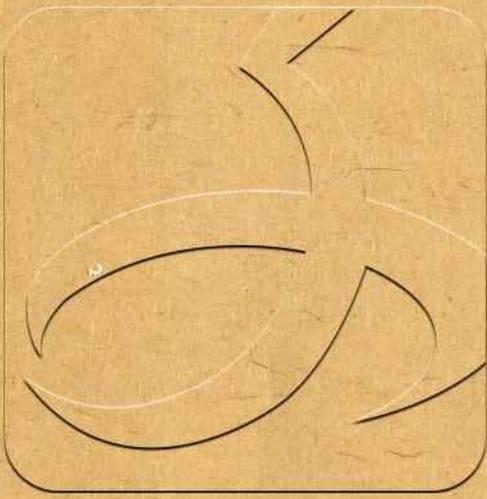


22-238

7772.1

= 16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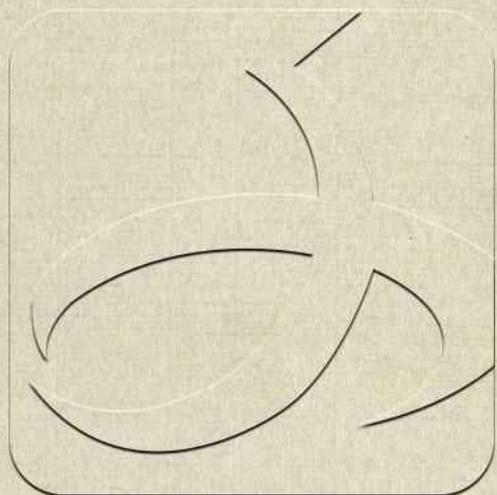
徐無黨原注

北京師大
文物研究所
藏

劉鳳誥排次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
 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
 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
 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
 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原注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
 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

卿鄭昭業見
 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
 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
 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五代
 史纂

誤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
 州為兩鎮乃貞明元年此傳以為三年者誤也懼魏軍

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五代史纂誤
 今按賀德倫

傳云六萬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

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

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

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

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

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

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

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

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通鑑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其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眾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通鑑考異

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于眾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噉人為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即解之如何報曰無便于此者賊眾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論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眾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眾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通鑑注余謂若如通鑑之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必守死者不得與于死事傳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五代史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為軍

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于幽州守

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

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五代史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

稱驍勇魯奇與之鬥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晉已下魏博梁將

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

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

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

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

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

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五代史梁

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謀而起圍莊宗

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數

百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

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

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

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

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

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眾遮

道斷轆臥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唐師伐荆南以魯奇

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

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

年四十九原注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異五代史明宗討荆南魯奇

為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

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閩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閩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五代史姚洪本梁之小校

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閩州璋叛領眾攻閩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為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于廁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辜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

鬻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剖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北夢瑣言閩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為忠烈也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騰指揮使五代史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

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為帳下軍校
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
年十六武皇命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
為飛騰指揮使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

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

有戰功五代史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
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

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與聖宮頗用

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

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為詩句皆此

類也每從征必在與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

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

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

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于是始

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畱守五代史
明宗在

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

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

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

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

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

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

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

叛欲用之且畱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
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
遷京兆尹西京畱守

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
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畱
守五代史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
思同恃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

之及敬瑄班師思同以曾護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
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
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

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

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

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

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

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

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五代史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

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

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

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歡諷動又

軍校宋審溫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

官郝昭府吏朱延父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

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

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

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

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眾從珂登城呼外兵

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

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

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
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
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

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
指揮使尹暉麾其眾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
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
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
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
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
先帝于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原注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
死五代史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
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
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
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且西南用軍與都監
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訴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

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知之
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
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
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
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
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
謂左右曰思同計乘于事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
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迂之于路達予撫慰
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
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
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
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
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
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鬻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
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懃歇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
耻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
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
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
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
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

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五代史張

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為

列校歷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

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

書明宗即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

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

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

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

以過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通鑑注歐史

張敬達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

屢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

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為孟知祥所陷張

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為晉昌軍歐亦考

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

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

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

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

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

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

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

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

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

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

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

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

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原注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五代史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馬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

崩墜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為所圍
 晉高祖及蕃眾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
 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
 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
 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
 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飾糞以飼其馬日望
 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
 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
 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
 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旦暮雪耻有期諸
 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為晚光
 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
 帝聞其歿也愴動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
 曰為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
 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亟立軍
 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
 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
 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通鑑晉安寨被圍數
 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芻
 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秃死則將士

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
 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
 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
 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
 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曰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
 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
 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
 之諸將每旦集于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
 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
 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
 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
 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輩為
 人臣當效敬達也契丹國志契丹圍晉安數月糧竭
 馬死援兵不至唐將楊光遠安審琦勸招討使張敬達
 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
 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及早晚至且當俟之若力盡勢窮
 諸君斬我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
 首帥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
 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五代史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為是邑令故

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
 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為衛州
 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
 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為皇城使加檢校兵
 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
 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
 興中使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
 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
 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
 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
 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
 欲扶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日高金
 生繫子籌之承肇曰不可枉殺承肇以眾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
 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邁疾
 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邁疾
 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
 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慕士大夫所為
 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

漢筠曰非多納麤麤則刻削闖闖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
 蒞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
 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長子貞文仕皇朝
 為開封少尹卒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
 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
 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
 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
 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
 為東頭供奉官

通鑑楊光遠遣騎兵入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

指揮使後事唐五代史沈贊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

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梁太祖為小校天祐三年補

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魏州刺史歷隨趙

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邠州刺史五代史同光三

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贊為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

從任園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

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魏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

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

臣開運元年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

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

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

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

膾忍以犬羊之衆殘敗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

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云五代

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迺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

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

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

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

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擅幕之衆殘害

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為國家死必不

效汝所為也翌日城陷贊自剗而卒家屬為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五代

史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勇

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

募漸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後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

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
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

之五代史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

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

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

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

會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開運二年冬從

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寂加檢校司徒

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

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

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

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

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

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

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而死通鑑清謂其

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

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

之清及眾士盡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五代

由是諸軍皆奪氣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

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

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賊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為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時年五十三契丹尋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其下歿焉時年五十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五代史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

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都指揮使何徵戍晉州 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

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

節度使五代史史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

徵協力固守累挫敵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

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為援敵兵宵遁

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

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

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

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

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

遠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
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五代史大軍至

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為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于詩

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

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
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五代史孫

晟本名鳳性陰賊好姦謀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

妄執杖驅出之大為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秘書省著作郎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

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

匿迹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偽官授之江南餘載孫晟初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捨去乃渡淮至

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

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祕計是時李昇方筭楊氏多招四

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

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
昇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
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
案使眾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五代史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偽尊楊溥為讓皇之册文
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偽任財貨
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眾每食不設食机令眾妓
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愜也
如是南唐近事孫晟為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
西岡瓏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
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坐莫喻
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周世宗
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

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
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
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
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
因畱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
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
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
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畱德明等既還景
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畱李重進張永德分
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

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
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南唐近事

世宗即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滿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乃王猛謝安之徒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可敵十萬

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鈞磯立談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

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畫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

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

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

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

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

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

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五代史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為司

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

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
 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
 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姦謀
 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
 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
 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
 覘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為不軌重進以
 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讞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
 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
 者百餘人皆誅之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
 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
 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
 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
 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
 死謝遂伏誅陸游南唐書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
 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者例脩邊幅尚名檢忌豪
 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問唐莊宗建
 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
 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
 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晚之忌不顧坐淮岸

捫弊衣齧蝨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
 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
 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
 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
 定辭辨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
 令輒合旨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
 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
 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
 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
 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
 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宗而逸忌坐
 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
 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諄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
 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
 司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
 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
 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
 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
 忌戎服拜城下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
 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為唐大臣豈可招節度使外叛於

是遣王崇質歸而畱忌會暑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人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遺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牙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翰起曰相公得罪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為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為歸烈祖於宋齊邱字之而不敢名齊邱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帽可乎於虜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

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江南野史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末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召募河南士人忌因往之署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迨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遷員外郎守殷雄猜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亡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忌乃佯為捫蝨嚙蟻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詰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至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夕與徐玠同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疊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邱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變育疲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賊授劉言使自安緝冀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安緝冀

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穀中爾延已狠愎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棄城而走忌鄙延已謂人曰王卮象甌盛內狗穢雞厨鳳池棲集臬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甸劉彥真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畱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退唯仁贍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詰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邱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贍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卽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于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卽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忠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婺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兄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才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白倫作一行傳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下已亂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五代史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

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峰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

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

五代史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

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恒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棊籥之戲遇同侶則以書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

唐詩紀事

鄭雲叟僖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天福四年全唐詩話鄭徵君為詩皆祛淫靡迥絕囂塵

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于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棊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

逾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

五代史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

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避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

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日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日醉却隱

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賈書致禮徵為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

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

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為詠酒詩千二百言海

內好名者書于縑緙以為贈賦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

工潛寫其形容列為屏障者焉其為時望所重也如此

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三月遣中書使趙處玘以版詔

徵少華山隱士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為拾遺四

月不至以雲叟為右諫議大夫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雲

叟稱疾不起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祿清異

錄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闕目對日不注目於婆娑

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

謂玩鷗而聽蛙也

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

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

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

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日陛下

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

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

賜號通元先生

冊府元龜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

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

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

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
 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畱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
 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昂于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
 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
 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

五代史程福贊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

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洛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為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

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
 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
 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

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
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

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五代史九年春少帝將幸

澶淵福贊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

縱火福贊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贊亦有所傷福贊

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贊

下無名欲危福贊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贊若不為

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贊為商州刺史尋

下獄鞫之福贊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

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

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

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

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

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

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

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烏頭二

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

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

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
之可以悛而易行焉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閏七月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六世准敕
旌表門閭當司元無令式祇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闊

一丈二尺一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漆黑號烏頭築
 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
 成列今舉此為例又不載合文准王仲昭正廳烏頭門
 等事既非故實恐紊彙章宜從合式祇表門間於李自
 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安綽楔門外左右各
 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巧以白泥四
 隅染赤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同籍課役一准令文五
 代史尹王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
 稱會育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履葦不變倚廬
 制闕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為保大
 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充從事唐清泰中為光祿少卿
 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
 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
 高祖入雜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
 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
 錢及冬春二時服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
 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
 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
 隅也 馬令南唐書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樸而

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
 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
 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
 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
 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於廬山四十
 陸游南唐書陳況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
 乏絕不以動心若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
 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
 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細縑衣三十事
 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馬令
 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
 愿象無不精究常以臺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
 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乘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為事
 會宋齊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為之薦碎
 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間釣五溪魚中
 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
 任昉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逸莫教千古
 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
 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猶嗜

鮮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偽
使人賣鮮至陶門陶果出啗鮮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
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
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
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
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
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死死洪
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生死
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雙角髮被褐與
老媪數日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
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
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陸游南
唐書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
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
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
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
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鮮乃使人偽言賣鮮至門陶
果出啗鮮喜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
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憚遂不復問是歲果晏
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

南呂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
市鮮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
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為陶夫婦云 唐詩紀事陳陶唐末布衣開寶中
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 馬令南唐書許堅不知其
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性或寓廬阜白鹿洞
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至野亦無齋裝唯
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暎之
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大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
爾其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
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
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
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
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
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
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潤步若平地然眾方神之不
知其往云 又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
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鏹即市酒盡醉時
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

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
酒卽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炭主人出
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
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子者爲
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
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
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子臥由是人頗重之是
真全于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于南臺山迨數年
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
卒有詩集傳于世陸游南唐書毛炳洪州豐城人隱
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
掖起之炳瞑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者自醒
子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在此千
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
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
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
元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
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
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馬令南唐書顏詡魯
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

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每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
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
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
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
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遠翠微環
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
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
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
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于屋壁使之自愧
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
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
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陸游南唐書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
於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此醉飽
乃辭去由是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牕戶雨雪
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
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
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江淮異人錄陳
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數步行

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
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
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
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
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
豹隨之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發汗焉
五代史補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
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
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
其有足疾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
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
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
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且爲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
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
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
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
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
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江南野史沈
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年好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離
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虛

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爲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名
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梁
閣阜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宿
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
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風聞
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
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及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
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毋拜跪顧式勞
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
妻語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饑
以畢殘齡臣不覺懽悸忘老耳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
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
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
未見功効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卒前常
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旣葬穴其處乃古塚爾
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鐙臺有漆一盃
壙頭有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
漆鐙從未熱畱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廷瑞亦爲道
士性嗜酒酷于詩雅常避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爲沈道
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數矣會宰

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
 成時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
 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
 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敝稍覆其體雖至窮冬疑互風
 雪凜冽不加纊帛而姿顏若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
 轉施貧寒或伴遺忘而已後卒於玉笥山死之日有人
 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馬令南唐
 書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遊湘湖
 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己為詩侶迄不遇世
 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
 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豪分
 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
 書郎致仕暉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
 帛陸游南唐書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
 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
 郎與元宗游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
 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日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
 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
 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
 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于此及

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榔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
 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榔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
 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
 數百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
 知所終宜陽人即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
 中袁州宜陽人即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
 簪組為枯身具狀卒年自下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
 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
 闊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
 與高等靈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
 碗三枝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鐫鑿之工妙絕於
 世靈座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填云開成
 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油未點畱待沈彬來乃就葬
 之蜀檣杙漢州奏水西縣合苑蕤死其子文通居喪
 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
 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文通誠錄蜀孟熙販果
 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
 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
 布苦見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
 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又偽蜀拔山軍卒

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
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
卽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又偽蜀羅城使
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
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間父母
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
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
踰耳順果無疾而終幸蜀記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
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烏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
十段悅生隨抄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
之後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
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于幽州市引
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
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
檢使使至則微服攜鐵搥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
仆于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
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鬻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
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仇
孝子 玉堂閒話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
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填宮至朱梁開平

之前崔氏在內託疾勅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
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
莊盆之感又杖經暮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
校兼內翰與邱門同勅不數載而卒東軒筆錄余為
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
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
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窳
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
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
於老吏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
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
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
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
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
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
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

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 厚德錄竇禹鈞范陽人為左
 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
 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
 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
 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
 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儼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
 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
 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
 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
 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
 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
 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
 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
 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
 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
 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
 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
 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
 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
 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

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
 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
 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
 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
 飾室無衣帛之妾于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
 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
 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
 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
 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
 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
 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
 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後當雷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
 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
 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
 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樂善錄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
 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
 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
 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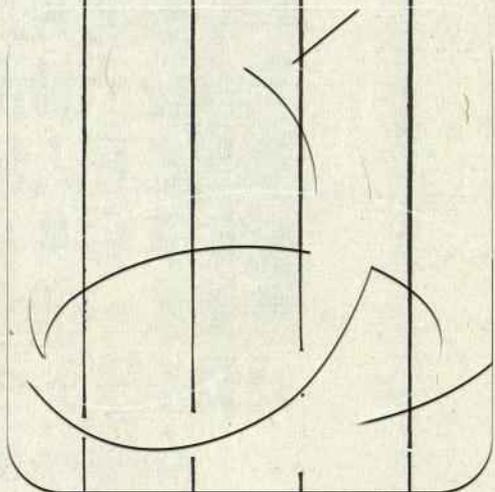
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
 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為
 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
 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
 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
 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
 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
 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
 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
 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北夢瑣言唐楊晟始事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
 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為駕
 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
 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
 甚懷之以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
 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宏農告誓天
 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且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
 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遠為王蜀先
 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
 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

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
 拔不敢惜死先主歎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耳目
 志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
 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梳于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
 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
 之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
 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
 酬直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
 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于僧寺用飾佛
 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
 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 玉溪編事舊蜀嘉王召一經
 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
 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
 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中得一雙金火筋遠求謁
 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
 製衣庭預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
 別有長勉強而見庭預遠出金火筋陳其本末王曰吾
 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
 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
 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五代史薛仁謙字守訓代居

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為汝
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
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卽位于魏授通事
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
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
卿出為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
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
朝為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
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
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
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
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
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
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石林
燕語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
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
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
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
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
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云 玉堂閒

話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
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
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
人年少端麗被服靚妝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
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女子弟以文
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媪別灑掃
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
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
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卽以炬
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
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
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

唐會要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傅張廷
 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汴滑節度使
 朱全忠以延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
 裴樞以延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梁王由此大怒曰
 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

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
 於大臣于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
 展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
 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
 之一空通鑑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
 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
 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
 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
 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
 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
 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展為濮州司戶工部
 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
 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

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跡稍著者
 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
 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王贊
 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
 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
 士竟不中第故深嫉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
 謂清流宜投之於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
 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
 顛指氣使旁若無人己丑司空致仕裴贊貶青州司戶
 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
 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勅所在州縣督遣無
 留稽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唐鑑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之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晏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

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嗚呼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之其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

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

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及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返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恃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後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抑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溪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依亭常自為記云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疑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疑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已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

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徵拜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惟圖大節者良有以也石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混大節者良有以也遂卒林燕語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為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為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為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鶴林玉露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節氣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儉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

欲相偃偃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
 之泣別偃偃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
 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
 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
 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
 鏐舉義鏐不能從溫問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
 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以後唐詩人薄之乎
 邱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六臣傳 江隣幾雜志侯部頭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
 奔走號擲禡其冠服全忠怒叱
 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作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 北夢瑣言唐張昺尚書朝望
 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昺昺訓昺衣也又詩云載衣
 之昺昺即小兒褌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
 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昺以少孤為無學
 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泊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

弟崔沂侍郎戲之日泊訓肉汁胡為名泊無以酬之然
 泊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
 如仙客仙童齊邱用礪希敷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
 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昺公生五子彙憲文蔚知
 名文蔚後 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
 登庸也 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
 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五代史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昺唐僖宗
 朝累為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藹然有
 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
 解褐署巡官未幾以畿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
 僖宗在蜀大寇未滅急于軍費移鹽鐵于揚州命李都
 就判之奏為轉運巡官駕還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
 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
 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毀過禮服
 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為承旨學士屬昭宗初
 還京闕皇綱寢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

傳戶部侍郎仍依前充職尋出為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
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

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
五代史時柳璨在相位擅權縱暴傾

陷賢雋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

冤就死搢紳以目不敢竊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啻

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士人梁太祖始立仍以

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

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

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天祐四年天子以土運將革天命有歸四月命

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寮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

文蔚等不易其位開平二年春暴卒于位詔贈右僕射

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

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

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鑄周顯德中

位至秘書監清異錄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

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

管也花點勻密紋如鬼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歛

產也北夢瑣言張昺尚書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

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子忘其名少年聞壁魚

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五代史

按唐書楊收傳并宰相世系表收父遺直生四子名發

假收嚴蓋取四時為義四人所生子其亦然故發子

名皆從木收子各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子傳中表

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

非父子今書為涉祖誤矣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

州人祖為本軍都押衙父遺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

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

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秋為義其房子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

以庚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鱗鑣鑑為名嚴以

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

脩行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

楊家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
 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
 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
 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
 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
 詞善筆札蔡寬夫詩話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
 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令洛中僧寺尚多遺跡題華
 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
 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
 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
 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 歷事梁唐晉漢周
 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五代史楊凝
 式華陰人也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
 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
 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
 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
 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
 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
 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
 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
 中歷右常侍工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
 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
 頗以心恙誼譁于軍末帝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
 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
 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者
 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
 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
 祖總政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
 特為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
 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
 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善于筆札洛
 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

子之號焉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
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
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
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
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
搢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
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
伴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少師楊凝式書畫
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少師見則浩歎曰
無奈許多債主直尺二冤家也 少時怪閣立本戒子弟
勿習丹青年長以來始覺以能為累 洛陽搢紳舊聞
記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摠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
健自成一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伴
狂以自穢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
之地必逍遙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墻壁之上筆跡多
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
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
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酒且吟且書筆與神會
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觀之無不歎賞故
馮瀛王次子少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真跡滿僧居祇

恐鍾王也不如為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
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
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
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
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夜宿中牟縣時申未間飛
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
日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
并一絕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略曰押領蝗蟲向洛京
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
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
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楊之居在
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輿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
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伴狂
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少師安然不之問一旦故
舊自西迴行李甚偉楊以書訴貧故舊凌晨來候之仍
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楊
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紬與絹紬盡送脩行尼寺
造襪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兩院請飯僧宅中
骨月已有寒色老女使聞施僧寺嗟呀有泣者少師笑
而不言數日居守知之召女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

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曰吾固知留守公送衣來爾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驅者請所訪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曰且遊廣愛寺且遊石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談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辯慧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詞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絹五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送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鑿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祗待殺衆生雲辨師名圓鑿後為左街司錄久之遷化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絕少其寺觀所書

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為惜之可為惜之齊東野語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石壁為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為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深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翰墨志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聲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座右以為清玩游宦紀聞黃秘書長睿父之子詔記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大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自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是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已亥三月有洛

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
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疑式即居
洛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
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
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
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
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
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
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
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遷秘書郎直史館善屬文
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全義辟
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
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
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與中歷右
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
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
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
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于

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
涉相哀帝時方賊臣凌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
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
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
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
奈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
訪羣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
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
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
以風子其筆迹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
逸既久居洛多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
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壁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
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
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
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伴狂之迹甚著
卜第於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
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
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脩行尼舍俾造襪
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而凝式不
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

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調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
 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疑式舉鞭曰
 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
 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
 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
 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
 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
 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
 恩弗性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
 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
 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
 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
 既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
 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本朝興國中三川
 大寺剎率多頽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
 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
 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
 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
 幾故大臣奉璽綬駿奔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
 父以千載史筆為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

足以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

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
 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迹遂
 為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
 已宣和書畫譜楊凝式華陰人也形貌寢陋然精神
 矍然腰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
 第終唐之世為秘書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
 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太保自晉迄周朝廷皆以
 元老舊臣優禮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
 宮佛祠墻壁間題紀殆遍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
 狂者之目容齋三筆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
 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
 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
 年全忠篡逆涉為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
 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
 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
 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
 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

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其心疾歷
 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夔牖開評唐之亡
 也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
 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手持天子
 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云汝滅
 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出此言亦可謂賢
 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為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
 忠誠少見於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畧不為一言何
 哉若謂無此事取今資治通鑑載之為甚詳此余之所
 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
 疾致仕居於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當亂離
 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
 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
 子太傅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
 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
 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為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

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

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

長安慈恩寺五代史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仕唐官

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

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且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為延康其

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

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遣啟書室取魏志展讀一

不失所啟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

教未弱冠落髮為僧居雍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

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

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

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五代史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秘書郎王行瑜帥邠州辟為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為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奏為鄭滑支使尋以內憂去職制闕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為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為掌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奏為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館脩撰俄召入為翰林學士轉兵部郎中

知制誥依前脩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唐會要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脩撰張策今脩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脩國史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

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

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五代史

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

于福善里脩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牋表三十卷存于其家唐摭言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

機粲名內道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為謀府策竭力媒孽崇竟罹冤酷北夢瑣言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

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節塵外
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
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
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又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
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簾亦
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
之須臾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
頓或起如有火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
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
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
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

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罷二年八月丁酉
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四年四月罷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
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

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允皆以文
學德行知名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為玉
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內
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
光逢不從莊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
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
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眾光逢持
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
光化中王道審衰南北司為黨光逢素慎靜慮禍及
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
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
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

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同光初
弟光允為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
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
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
士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
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
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
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唐撫言光化二年趙光逢放
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
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
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及梁復徵拜上相北夢
瑣言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學德
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邱園搢紳仰之
五代史趙光允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
第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
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
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為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
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為晉
王時嘗因為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

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
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
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
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
有禮樂制度訟革擬議以為已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
浮譚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
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
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
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
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
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
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
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
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
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為張濬
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
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
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泊諸昆仲監護軍
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為其所折
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已心不自安三

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又趙熙字績巨唐宰相
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
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
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脩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
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
偽旨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授命之
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
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
百姓相率持仗害熙
于館舍議者傷之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

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于梁太祖太

祖言之于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五代史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

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聳其與遊者皆一時英妙籍甚于文場間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

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
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
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于行在罷之旋除
中書舍人再踐內署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
宗自鳳翔還京大翦閹寺貽矩向為韓全誨等作畫讚
悉記于內寺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
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
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

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

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

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

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五代史四年春

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議禪代之事貽矩至盛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至受

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
進拜門下侍郎兼脩國史判度支又遷宏文館大學士
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在任綿五載然
亦無顯赫事迹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癘旬日卒于東
京詔贈侍中 鑑戒錄梁太祖篡位之初宰相薛貽矩
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事端明公事之間
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為天子郎官何得
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邱主簿在官之
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
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
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
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
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
來微僧倉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
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
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公
事一件取錢五百緡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
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
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
在宰相夾袋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

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眷知通 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
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鑿輿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
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北夢瑣言梁相
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
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剪戮閹宦貽矩嘗與韓全
誨等作寫真讚悉寄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
齋唐帝命禪於梁仕至宰相 宣和書畫譜薛貽矩字
熙用河東聞喜人也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
翰林學士晚事梁太祖愛其才禮加優異累官自僕射
至守司空貽矩風儀秀聳所與遊者咸一時之英傑自
此聲名籍甚喜弄翰墨正書得古人用筆意且唐末接
五代工書者筆跡疑皆掃地矣觀其贈晉光草書序秀
潤可觀一時學 者亦鮮儷焉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

事唐為禮部尚書 通鑑考異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

奏貶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

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溁河太祖躁忿急于禪代欲邀

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

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五代史纂誤按

唐以天祐四年下卯歲四月禪位於梁今此傳云明年

梁太祖即位則梁攻楊行密而敗于溁河是天祐三年

丙寅歲也遍考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

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敗于溁河之事

且行密以天祐二年十一月已卒矣安得有三年敗梁

兵之事耶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

敗其初以大順元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

還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

敗于清口溁河次以天祐元年十一月又攻淮南取光

州攻壽州不克而旋其次以天祐二年九月又出光州

攻壽州不克而歸而歐陽公以天祐二年壽州之敗為

溁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溁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

其實天祐二年攻壽州敗歸至天祐四年唐始遜位其

所謂明年梁祖即位者亦誤也五代史蘇循父特陳

州刺史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

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

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

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

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

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

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

明年梁祖逼禪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

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辰覆落之容齋隨筆昭宗乾寧

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

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

再入蘇楷其一也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于

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
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
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
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
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
襄宗五代史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為不可昭宗命學士陸辰馮漢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廣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免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慙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弒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為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以為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罹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

諡號楷謂廷範曰諡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諡先帝為昭宗所謂名實不副司空為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汚隆祀享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罹天闕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裕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已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太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西京徙兆民于東洛輒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闈謹聞堅固執事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唐會要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蘇楷議昭宗諡號曰皇帝御宇由治亂以審汚隆宗祀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

私也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按後漢和帝安帝順帝緣非功德遂加尊稱亦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裕祭惟時伏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叶先朝罪已之德於是太常卿張延範改諡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冗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展秘書監馮渥復試黜落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楷目不知書其文羅衮所作時政出賊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北夢瑣言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能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材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梁太祖已卽位置酒元德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

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

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

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

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

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

無行不可立于新朝于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

謙于河中五代史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

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慙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

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册

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為人謂梁祖曰聖祚

惟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

之鳴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

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將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
 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解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
 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以憂死
 五代史及梁祖即位于沐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
 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等人材寢陋
 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
 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時百
 官多闕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
 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賁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
 見府解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舞蹈及循朝謁
 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翌日又獻大筆三

十管日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
 令循守本官代為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
 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為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
 會執政欲糾其駁諡之罪竟以憂慙而卒北夢瑣言
 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
 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策筆
 一對承業愈鄙薄之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
 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五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
 殺讓能于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
 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五代史纂誤按唐本紀杜讓能
 及宰相崔允崔遠判鹽鐵戶部年數次序校之各與此
 傳不相應其杜曉布衣幅巾自廢顯無十餘年蓋此誤
 記今各依年次編列之庶覽者易悟癸丑景福二年十
 月讓能死九月崔允自御史中丞為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甲寅乾寧元年六月崔允為中書侍郎乙
 卯二年三月崔允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

使七月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九月判戶部
丙辰三年此年春曉當除服七月崔允檢校禮部尚書
同平章事武安軍節度使九月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
平章事九月崔遠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本官同
平章事丁巳四年六月崔允兼戶部尚書三月崔遠判
戶部四月為兵部尚書六月為中書侍郎戊午光化元
年正月崔允兼吏部尚書崔遠兼工部尚書已未二年
正月崔允罷守吏部尚書庚申三年六月崔允為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使四月崔遠兼
吏部尚書九月罷守兵部尚書辛酉天福元年正月崔
允為司空十一月罷守工部尚書壬戌二年正月崔允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使如故癸亥三年二月
丙子崔允兼侍中庚辰守司空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崔
允罷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是月為朱全忠所殺正月
崔遠自兵部尚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閏四月兼兵部
尚書乙丑二年三月崔遠罷為右僕射六月為朱全忠
所殺崔允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
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

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

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

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開平三

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友珪立遷禮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

贈右僕射五代史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

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

寧中邠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

已賜死于臨臯驛曉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
七升沉跡自廢者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允判鹽鐵
奏為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宏文館皆不起及昭
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為巡官兼殿中丞或語
之曰嵇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

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以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
乃就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為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
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
制誥俄又召為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舍
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庶人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
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卒未帝即位詔贈右僕射曉
博瞻有詞藻時論稱之兄光又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
喙縱詬或揮挺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
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及典秩尚書志氣甚
遠一旦非分而歿咸冤惜焉豈三世為相道忌太甚歟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
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
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子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
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
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
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
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
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

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俴俴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眾必有所

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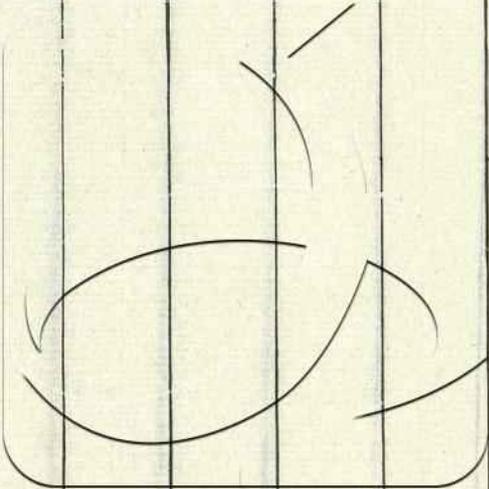
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歐陽脩朋黨論臣

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與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
斃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措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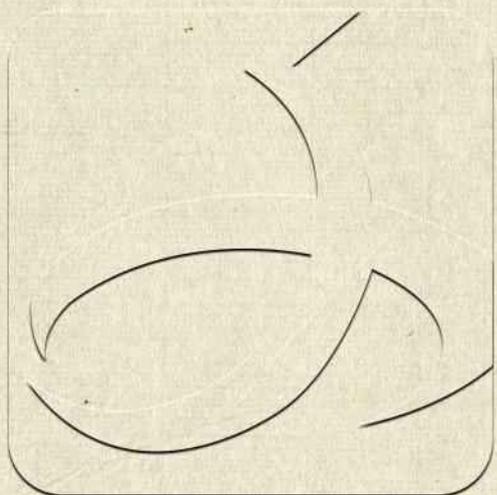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與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世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與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國而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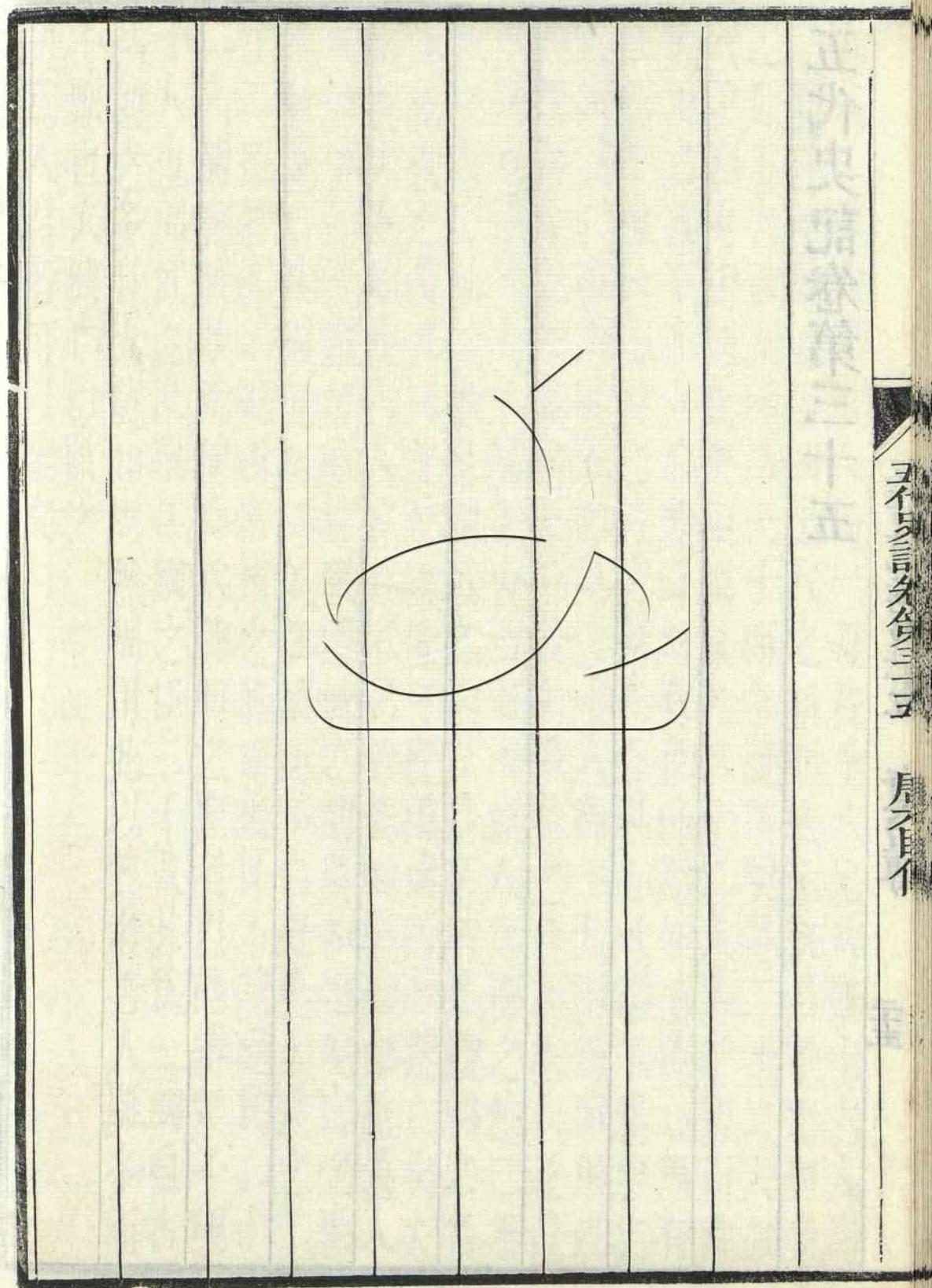
書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15. 11



正外史蹟卷第三十五

五不身言久會三五

唐之自不

